

# 新闻

## 政治的幻象

NEWS: THE POLITICS OF ILLUSION

[美] W. 兰斯·班尼特 (W. Lance Bennett) © 著  
杨晓红 王家全 ©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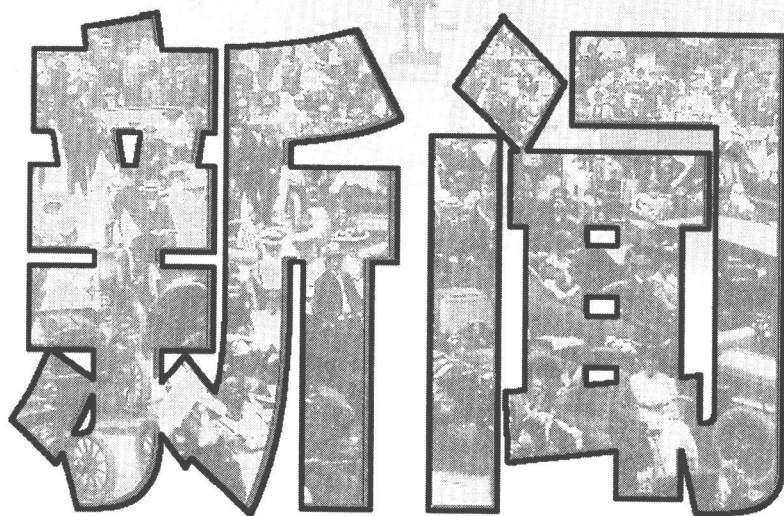
政治传播学经典之作  
【第五版】



2  
国出版社

G219.7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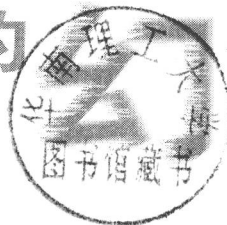
18.



# 新闻

NEWS: THE POLITICS OF ILLUSION

政治的幻象



[美] W. 兰斯·班尼特 (W. Lance Bennett) 著  
杨晓红 王家全 译



C2005232759

当代中国出版社

By W. Lance Bennett

Chinese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5 by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2003 by Addison Wesley Longman,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中文版权 © 2005 当代中国出版社

未经版权所有著者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手段复制本书任何部分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4-2213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闻：政治的幻象 / (美) W. 兰斯·班尼特著；杨晓红、王家全译.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11

ISBN 7-80170-351-0

I. 新... II. ① W... ② 杨... ③ 王... III. 新闻工作—研究—美国  
IV. G21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0598 号

---

策划编辑 任小平  
责任编辑 陈立旭  
装帧设计 谢安  
制作 北京艺人之家工作室 + 唐志永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邮编 100009  
发行部 (010)66572157  
印刷 北京地质印刷厂  
开本 787 × 1092mm 1/16  
字数 320 千字  
印张 23 印张 4 插页  
版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5.00 元

新闻

**NEWS:**  
THE POLITICS of ILLUSION

政治传播学经典之作  
【第五版】

# NEWS:

## THE POLITICS OF ILLUSION

### 媒体商业化与新闻执政

——中文版序

李希光

美国华盛顿大学政治传播学教授兰斯·班尼特的《新闻：政治的幻象》不仅是一本值得新闻界人士认真阅读的书，更是一本值得每一位生活在现代媒体社会里的执政者耐心阅读并思考的书。

《新闻：政治的幻象》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对新闻政治学进行了研究，讨论了在媒体高度商业化的今天，新闻的重新定义。作者在对现代媒体运行和大量案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讨论了新闻与政治、政府与公众的关系和新闻里的政治经济学，指出新闻的驱动力是经济利益，而不是民主。作者惊世骇俗地揭穿了媒体自由的神话，提出“言论自由并不能保证信息畅通”、“新闻也并非民主的保障”。作者批评当今商业化的媒体是一个饥肠辘辘的大怪兽，其特点是“个人化、戏剧化、片断化”，而且大量的软性新闻正在远离政治。他尖锐地指出，媒体喜欢一哄而上，喜欢群起而攻，并提出未来的公民要摆脱媒体的束缚。

这本书一开始就引用的美国著名记者和学者汤姆·罗森斯蒂尔和比尔·卡瓦奇的一段话是值得人们思考的：“记者的职责就是要从各种推断中筛选出事实，并向公众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帮助他们实现自我管理。但这一过程正面临着危险……随着新闻界越来越成为展现冲突的讲坛，人们已经开始渐渐游离于新闻……这类新闻报道倾向于走向极端，却不能为公众提供可靠、有效的途径以便了解和掌握这个世界。”

从传统意义上讲，判断媒体的优劣有三种角度或标准，即根据媒体的三种功能（公众服务、商业服务、政治倡导）来判断：1. 公众服务：要求媒体在新闻报道中要体现客观性、知晓性、知识性、教育性和娱乐性。要达到这些要求，媒体必须做到选题上的重要性和有用性。同时，在具体的报道中还要做到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平衡性、真实性、全面性、完整性。2. 商业

服务：要求媒体在新闻报道中要体现独家性、爆炸性、恐怖性、丑闻化、绯闻化和第一时间报道。其结果是，记者在具体的报道中，无论在事实上、选题上，还是在标题制作、画面拍摄、叙述语言中都有高度的主观性、选择性，有自己的框架和放大的焦点，从而获得了煽情效果，赢得更多的收视率和发行量，获得更多的广告收益。3. 政治倡导：主要指政治宣传与动员的功能。如政党的政治动员力、舆论驾驭力、自身形象塑造力和议程设置能力。

在当今的媒介商业化和产业化时代，人们越来越相信媒体的商业功能和公共服务的功能。好像一家报纸只要走了商业化的道路，只要媒体背后的投资者是个商人，而不是一个政党，媒体就会在任何冲突、争议和斗争中，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不再具备政治倡导和宣传功能了。但事实上，商业化媒体并不等于公共服务，这是因为媒体商业化并没有更多地带来不偏不倚的新闻报道和平衡对称的言论。

人们倾向于了解新闻媒体关注的问题，并依据媒体对各种问题的重视程度，确立自己看待事物的优先顺序。议程设置是新闻媒体的重要功能，新闻媒体正是通过议程设置功能掌握新闻话语权，而媒体背后的投资者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则通过拥有或操纵媒体来实现话语霸权。话语权的拥有者表面上“代表”他人说话，但实质上他们并不是“再现”他人的意愿和要求，而是借他人之口自我展现。媒体背后的利益集团、总编和记者编辑都有自己的广告商定位、读者定位以及他们个人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他们会运用手中的媒体，通过议程设置和选择信息源，去说服甚至强迫公众接受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把媒体和媒体背后利益集团的议程变成公众议程。根据沉默的螺旋理论，读者在这种舆论一律的环境下，再也不敢发出甚至产生不同的意见，害怕被视为另类，被“主流”边缘化。媒体的这种毫无新闻平衡和信息对称的新闻报道凸显了社会各种强势集团，如财富集团、媒体集团以及他们背后的政治力量的政治影响力和议程设置力，也使得广大没有财富、没有媒体、没有学术话语、没有政治力量的弱势群体在商业化媒体上更加没有财富、没有学术权威和政治力量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要求，甚至连自己的“历史”也在被这类商业化媒体代言叙述。例如，商业化媒体的舆论领袖（政治代言人）还常常把自己的政治议程包装成弱势群体的议程来推销。舆论领袖、大众传媒和受众之间的利益不可能是平衡的。但是，由于舆论领袖对话语权的掌握和对大众传播媒介的使用有着绝对支配权，大众媒介作为传播者很大程度上会按照自己的组织目标和集团利益，对信息进行修改和剪裁。

作者在揭穿媒体自由神话的同时，也指出合理地运用新闻和信息是政治成功的关键。那些不遵守专业传播原则、媒体关系处理不好的人注定要失败，而遵守者将从中获益。

读了《新闻：政治的幻象》，你会感觉到，在当今高度商业化的媒体社会里，新闻执政已成为成功的政治和治国的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从美国基层的市政厅到白宫，从基层的社会运动到庞大预算的利益组织，各级政治团体对这一点的认识都越来越清楚。美国的执政者和政治家十分重视运用新闻来执政，即运用新闻来提高公共政策部门的执政形象、执政公信和执政的合法性。

议程设置分为三个方面，政策议程、媒体议程和公共议程。有效的媒体传播是将议程设置的三方面有效地统一起来。这本书揭示了美国政府新闻执政和新闻治国的手段：通过对媒体议程的设置，从而达到公共议程的设置，在公众当中形成广泛关注的议题，最终实现合力效应。

为此，美国政府有一系列的做法和制度。其中包括：1. 用表态制造新闻。在商业化媒体和全球化媒体的环境下，各级政府官员重视在事件发生后及时表态，第一时间发出政府声音，把民众迅速凝聚到政府的周围。他们注意政府的政务公开和政府发言人制度的完善，力图使政府的声音及时让本国人民和世界听见，他们十分注意掌握新闻发布规律，使政府的议程、媒体的议程和公共议程三合一，以期更有效地引导舆论，提高政府执政能力。2. 用行动制造新闻。美国领导人经常在全国各地视察讲话，他们把每天的活动日程提前告诉记者，让记者把领导人的行动和讲话及时变成新闻，告知公众，力图使公众总是跟着国家领导人的行动、发言和思想行动。美国领导人的一切一切的行动都是为了通过媒体争取民心，进而争取连任。3. 用政策制造新闻。即围绕“新闻性”制定政策。所谓“新闻性”，即修改或制定一项政策，一定要有新的内容并且会获得人民群众的欢迎。如果一项政策没有新的内容，就不会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4. 策划“今天的台词”。美国政府最高决策会议是美国总统每天在白宫召开的会议。但是，这个会议主要的时间讨论的不是别的，而是今天的新闻应该是什么？今天白宫应该向媒体发布的“新闻台词”、“新闻关键词”是什么？通过白宫最高层的新闻策划会，通过一个口径、一个关键词，确保美国人民、美国媒体乃至世界人民和各国媒体甚至政府关注的议程是白宫策划出来的议程，把议程设置和新闻选择的权力紧紧地抓在手里。

在中国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和媒体商业化的时候，中文版《新闻：政治的幻象》的出版有着特殊的意义。读了这本书，广大读者和新闻界人士可以对新闻政治学、对媒介商业化和产业化时代的新闻业有新的了解和认识。同时，它也很值得中国公共政策部门的领导和官员认真一读。因为，政府对新闻事件的议程设置能力和对国内舆论的驾驭能力也正在成为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加强执政能力的突破口。

近年来，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十分关注传统主流媒体的新闻改革，特别要求党报在新闻报道中要坚持“三贴近”原则（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所谓新闻的“三贴近”就是让媒体的议程变成公众议程，把政府所关心的事情和问题变成广大公众所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但是，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对党报提出“三贴近”的要求？

这里面可能有两个原因：1. 一些传统的主流媒体僵化、刻板，宣传报道缺乏生机和创新，其充满了官话和套话的叙述语言、叙事角度、叙事口吻和叙述立场与人民群众有隔膜，甚至有堵墙，因此，要求党报的总编们在报道党的声音的时候要“三贴近”。2. 党报议程面临商业化媒体的议程的严峻挑战。由于商业化媒体在设置议程、选题和叙述角度时，总是精心策划，巧妙地把它们背后的财富和政治利益集团的议程当作人民群众的议程报道出来。而本来是体现全体中国人民的议程，本来应该是广大人民群众关注和思考的议程，经过一些传统主流媒体充满了官话和套话的新闻宣传报道处理，反而使公众感觉这些议程仅仅与少数当权者有关，跟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无关。结果，一些传统主流媒体的公信度和合法性就不断地遭到质疑和挑战，人民群众自然会认为这些商业化媒体是他们真正的代言人和耳目喉舌。

值得一说的是，人们总是简单地把“三贴近”理解为对党报的要求。其实，“三贴近”更应该是对领导人的媒体素养的最基本的要求。“三贴近”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牢牢掌握新闻发布规律，使政府的议程、媒体的议程和公共议程三合一，更有效地引导舆论，提高政府执政能力。只有当领导干部在开会、讲话、报告、视察中遵循“三贴近”的原则，按照如下新闻规律办事：1. 愿意并及时表态；2. 策划特定场合表态（不要总在会议室里）；3. 采用新闻语言表态，让领导人的讲话或发言简洁、清晰、人性和新闻性。这样，政府的声音不仅能在党报上发出，而且还能在商业化媒体，甚至国际媒体上发出。

“驾驭舆论的执政能力”应该是顺应新闻规律，运用传播技巧，通过新闻



发布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调动媒体的兴奋点,使媒体自觉自愿地围绕公共政策部门所发布的新闻事件和议题来进行报道和追踪。作为加强执政能力的突破口,议程设置所塑造的舆论民意更可以使社会内部成员获得强烈的政治认同感。

如果翻完《新闻:政治的幻象》这本长达300多页的书,大部分内容都忘到脑后了。那么,对于执政者来讲,记住本书引用的前白宫传播顾问David Gergen的这句话那就算没白读:“要成功执政,政府必须确定议程;而不能让媒体来为它确定议程。”

2004年11月6日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 NEWS:

## THE POLITICS OF ILLUSION

### 前言

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

多里斯·A.格拉博尔

有这样一句古语：“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像很多民间智慧的结晶一样，这句话适用于许多方面，包括政治研究领域。传媒是各个政治群体的粘合剂。这是一个古老的真理。亚里士多德对此早有研究。公元前350年，他就在《修辞学》中讨论过语言信息是如何影响公众对于不同事件的态度。马基雅弗利也非常了解这一点。公元1513年，在《君王论》一书里，他主张用政治信息来推进政策目标的统治术，以维护统治。如果需要，这个单子可以一直列下去，各个历史时期各国思想家们的名字都将榜上有名。

讨论是什么、计划干什么，以及如何实施这些计划，都需要组织成可以理解的信息，并把这种信息传达给别人。尽管千百年来，学者以及外行人一直了解并运用传媒的力量为政治服务，但学术界在讨论政治体系如何运作时，却经常忽视它的存在。

### 从一个新的角度进行新闻和政治的研究

但兰斯·班尼特教授不是如此。他对在政治行为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新闻进行了深入研究。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工作是在整个对新闻媒体影响的研究处于极度低谷的时候进行的。这也是你所读到的这本书——《新闻：政治的幻象》——在1983年首次出版时即成为一个里程碑的缘故。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关于新闻媒体对政治影响的研究就一直萎靡不振，因为有些研究结果认为媒体对于选民的行为影响甚微。对于媒体影响力研究打击最为沉重的一次，来自于社会学家约瑟夫·克莱博的一本书。通过对一系列社会科学问题的广泛研究，克莱博在《大众传播的作用》（1960）一书中认为大众传媒的影响力极其有限。这一看法传达给社会学家的信号非常

清楚：没有必要浪费他们的聪明才智去研究这种微不足道的社会现象。

1980年我曾在《大众传媒与美国政治》一书中，对这种当时非常流行的看法进行了公开挑战。这本书是基于我这样一个信念：只要你关注一下美国政治，你就会发现，所谓大众传媒的影响力微不足道的观点是非常错误的。此前的研究没有发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把研究重点集中于一个极其狭窄的领域——个人选举行为的变化上。而其他的方面，诸如新信息的了解或者对政客的日益反感，甚至包括传媒对于更大的社会集团如利益集团和州政府的作用，都被忽视了。我的书就是希望政治学的学生能对新闻作用于政治的各个层面有所了解。

三年后，兰斯·班尼特在他的《新闻：政治的幻象》中，对于这一全新的领域选取了一种不同的研究角度。他的出发点与我当年一样，那就是新闻的确对政治产生影响。但他的书更关注于这种影响对于美国的民主政治意味着什么。班尼特没有列举新闻是如何影响政府事务的各个层面，以及如何影响公众舆论的形成的。他所做的，是通过一系列最基本的问题，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来评价新闻的作用。他着力探讨的是新闻如何更好地为美国的民主服务。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例如，是什么决定了何种稿件被采纳而何种稿件被淘汰？新闻的选择是提升还是削弱了普通民众和精英们对于政治的言论？他试图通过数据研究，发现在新闻的选择上，谁的利益被保护，谁的利益被侵犯。

这种关注，引导班尼特探索一直备受政治传播学研究学者们冷落的政治新闻传播的各个层面，包括新闻制作和新闻消费。比如，他更加关注记者在组织稿件的时候，从什么人那儿获得信息，即信息的来源，而不仅仅关注记者如何取舍新闻话题、如何去报道。

对于政治新闻学的学生来说，关注新闻的来源，比报道政治家做什么和他们的主张是什么更有意义。这意味着观察政治家们传达信息的实质、形式及表达方式。而研究这些信息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大部分的政治新闻都是记者采访时政治家们透露给他们的。在当今这个时代，处理媒体关系，已经从原来的通过个人的聪明才智就能驾驭的一门艺术，变成了需要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来把握的一门科学，人们必须仔细研究政治家们如何粉饰他们的形象。同时，人们还必须注意研究，政治家是如何在许多个人和团体都想在新闻中露脸的竞争中捷足先登的。

这也是这本书标题所传达的意思。班尼特认为，政治新闻中所报道的政

治形象只是事实的表象，与一个没有任何偏见的观察家所看到的情况并无太大关系。就像寓言“皇帝的新衣”一样，政治家们传递出来的信息往往掩盖了令人厌恶的丑陋的事实。而这种事实一旦被揭示出来，通常会让人对这些政策和措施大跌眼镜。

班尼特对于他所涉及的问题有着鲜明的见解，从而迫使你作为一个读者，必须用一种批判的态度对待每一处陈述性的语言。你不仅要问他所引用的事实是否准确，而且要考虑他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的结论是否成立。你还必须要考虑隐藏在背后的假设，以及你是否能同意他的这些假设。这是非常困难的。而我碰巧能够同意班尼特教授的大部分阐释。当然我们彼此都认为，可能还存在一些不同的理解。

举一个例子，班尼特认为新闻应该承担教育的责任，帮助公众了解目前国内发生的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他把这一点作为评判新闻工作的标准之一。但是，教育公众真的是媒体的责任吗？在美国，新闻媒体都是私营公司。他们的所有者认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他们有权决定自己的责任是什么。而没有任何一条法律条款规定，新闻必须具有教育公众的责任。事实上，宪法明确反对国会通过立法规定媒体必须报道什么。即使是实行许可证制度管理的电视台，也只需要“方便地服务于公众的利益和需求”，而没有谈到“教育”的责任。

班尼特也承认新闻受众的好恶在新闻制作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许多美国人非常反感那些试图教育他们的节目。他们更倾向于一些轻松的、娱乐性的新闻以便能让他们放松，而不喜欢那些强迫他们去思考、担心国家大事的节目。当然，追求闲暇时的轻松是他们的权利。

如果这就是受众想要的，媒体是不是就应该满足他们的需求，而不强迫受众承担公民的社会责任，把他们不喜欢的新闻强加给他们呢？另外，公众是否接受这些强加给他们的、对身体有益但味道不好的“菠菜新闻”，也是个问题。如果有其他的选择，也许公众就不会理会这些与己无关、又毫无乐趣的新闻了。

选择新闻材料是困难的，因为它意味着协调大多数人互有冲突的价值观。在这一点上，新闻从业者与受众的想法是一致的，那就是能够自由选择他们想要报道的和想要了解的。他们也认为民主政治需要素质良好、能够对公共政策做出正确判断的公民整体。新闻媒体是惟一能够给大多数公众提供当前政治事件信息的机构。

## 新理论的探索

班尼特对于政治学研究的贡献，远远不只是采取一种全新的独特视角对媒体—政治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新闻：政治的幻象》在多次再版过程中展示了班尼特教授一系列的新理论。同样，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在“指标”理论中，班尼特教授没有满足于媒体报道了什么主题、忽略了什么主题，以及新闻故事是如何被裁减以符合某一特殊报道角度的需求，而是不厌其烦地探索了非常重要的“为什么”的问题：为什么是这些稿子被选中而不是其他的稿子？为什么特别采用这一框架？例如，为什么大多数情况下，政府的外交政策都没有遭到批评性的报道，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这些政策就遭到质疑？班尼特教授对每一类的报道都作了艰苦的调研和分析，形成了独特的“指标”理论。

班尼特发现，新闻争议并非媒体故意为之，也不是反复无常选择的结果，而是记者从政治环境中得到的暗示。如果一个可信的发言人，如国会议员或资历很深的社区领袖对政策提出质疑，新闻媒体就会报道他们的观点。如果没有这些人提出质疑，多数媒体只会从官方的角度，按照新闻发言人的口径报道这一事件。对公共政策中冲突观点的报道，要根据可信来源之间冲突的大小来决定的。这一理论已经被班尼特和其他很多学者屡次验证了。到目前为止，这一理论还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就像所有其他有着坚实证据证实的理论一样，我们可以它为依据，对未来做出预测，判断可能会发生什么。

## 力求最好的学术作风

兰斯·班尼特成功的秘诀是什么？首先，你必须对于你所研究的世界有极大的好奇心。其次，你必须严格遵守学术规范，为你所研究的问题找到答案。兰斯·班尼特恰恰具备了这两点。

班尼特从加利福尼亚大学埃文分校和耶鲁大学分别取得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在每一个阶段中，他都因为工作出色而受到表彰，并一直保持着这种出色的工作方式。毕业后，班尼特随即踏上了研究和教学的道路，主要是在华盛顿大学。

在写《新闻：政治的幻象》的时候，班尼特已经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还有三篇研究论文，内容涉及公众如何形成政治观点等。因为他

对公众舆论很感兴趣，就很自然地影响公众政治观点形成的信息流产生了兴趣。这才有了《新闻：政治的幻象》，以及其他一系列探讨媒体在政治不同阶段影响力的文章。

后来，班尼特把他的关注焦点放在了选举上。选举是民主政治的窗口。在《统治的危机：美国选举中的媒体、金钱和市场运作》中，他分析了新闻报道、政治策划和金钱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就像书名所反映的那样，他的观点是：选举中信息传播漏洞百出，美国的管理体制非常糟糕，不，应该是非常危险。班尼特吹响了号角，呼吁进行选举传播的改革。这一观点后来在另一部作品《民主和思想的市场》中也有提及。后者是他与埃里克·阿萨德合写的书，书中对瑞典和美国的政治传播进行了比较，这本书对现代民主政体中连接政府和人民的信息体系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其中的主要问题。作者对于政治弊病的细致入微的分析，引起了对如下问题的探讨：如何在美国以及其他地方重新激活作为民主精髓的“思想市场”。

## 经典作品的产生

为政治传播做出了那么多贡献，也受到业界众多的好评之后，许多学者可能会停顿下来，沉溺于桂冠下，仅仅为他们以前的作品做些修饰了。但是兰斯·班尼特没有停顿。他拒绝徜徉在过去的名誉中。《新闻：政治的幻象》正是他积极探索、成就经典的最好例证。这本书现在已经是第五次再版了。新闻和政治的相互作用对于研究者来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对于现状的分析应该不断更新。兰斯·班尼特接受了这个挑战。

在过去的20年里，本书五次再版。新闻和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依然存在，并有一些重大的改变。技术的进步把美国社会从广播时代带入了“窄播”时代。新闻制作和新闻传播体系以及受众都与20世纪80年代不同了。互联网在政治传播的地平线上出现，要求我们做出新的调整。像“网上冲浪”和“数字鸿沟”等新名词已经成为媒体环境改变的标志。

《新闻：政治的幻象》在学生中间广为流传是有原因的，尤其是现实主义以及清晰的写作风格。在每一版中，班尼特都把自己以及其他学者关于政治传播最新的研究成果融入书中。班尼特对于材料的论述，也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新闻——政治的互动是复杂、混乱、充满惊奇和矛盾的。书中穿插的大量案例分析说明，班尼特的研究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而不是臆想出来

的复杂化的作品。作者的结论是切实的，但不是教条主义的。

《新闻：政治的幻象》语言流畅，没有过多的、干扰我们对于社会学理解的行话。班尼特的眼光犀利，但并不吹毛求疵。一方面，他对新闻体系的特点褒奖有加；另一方面，他又从不讳言其中的问题和缺陷，不像有些美国媒体的批评家。班尼特的作品不是一本让人绝望的书，不会让读者觉得美国的政治传播体系毫无希望、没有任何出路，以至于读者所能做的只有赶快逃离。通常，学生在学期结束时会留下他们认为值得留下的书，卖掉其他的书，而班尼特的书总是在保留的书单里，这也并不奇怪。

## 值得思索的问题

现在我想用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来结束我的引言。在研读这本书时，你会碰到这些问题。之所以说值得思考，是因为它们都涉及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样的新闻体系最适应今天的美国社会？

1. 大部分学者都赞同在政府官员行为出错或者政策失误时，媒体可以成为重要的监管力量，并且媒体也经常这么做。但是，面对来自记者和政治家双方的对于政策的评价，我们应该对前者更重视些吗？是不是我们就假设记者比政治家更诚实、更聪明呢？

2. 记者不是经过公民选举出来的。记者可以自认为能够代表公众的声音吗？他们能够享受与政治家同样的合法地位，是因为他们是被公民推选出来代表公众声音的吗？如果政治家对公众的声音置之不理，记者是不是能够强化自己作为公众代言人的地位呢？

3. 普通美国人对政治不感兴趣，这是否说明他们在政治危机时期表现出的对新闻的关注，也纯粹是偶然呢？或者，他们不关心的只是那些内容琐碎、与他们的生活不相关的，或者相关性被政治新闻的八股式的报道方式给掩盖了的信息？

4. 美国记者是不是把他们的关注焦点都放到了普通公民无法参与的事件上，而忽视了公民可以参与的问题或事件的信息呢？相对于芝加哥警察执法时专横粗暴的问题，斯里兰卡的骚乱对于生活在东南亚国家的人们生活影响更大。对于芝加哥人来说，是不是因为关于当地警察作风的新闻更能加强他们敦促警务改革的决心，他们就应该抛弃外国新闻而专注于地方警察的问

题呢？

5. 记者们往往有各自专门负责的报道领域，被称作“跑口”。在新闻实践中，这种做法会造成官方消息源的优势。这种新闻太注重官方来源有道理吗？如果可能，你会改变吗？如果回答是“是”，为什么？如何改呢？

6. 历来，人们因为太多的丑闻而不信任政治家，那他们应该信任报道政治家言行的新闻吗？如果是的话，记者是应该充当一个缓冲器，先审查政治家的观点并进行解释，还是应该把它全部留给公民自己去审查并得出结论？

这些问题值得你去关注、思考和判断。因为一个无效的新闻体系如果不能满足民主化管理的要求，会对公民造成危害。班尼特指出：目前支撑新闻体系的三块基石中，公民、政治家和记者的力量应该是均衡的。现在看来，公众的声音在新闻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更没有达到应有的影响力。你和所有的公民共同努力，就可以改变这种状况。首先，你必须了解新闻体系是如何运作的。

以下是一些参考书目。这些书的作者们对于当前的新闻体系以及改革方案都有所研究。认真阅读，认真体会，研究一下当今政治传播的奥秘吧。

参考书目：

Alger, Dean, *Megamedia: How Giant Corporations Dominate Mass Media, Distort Competition, and Endanger Democracy*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8).

Compaine, Benjamin and Douglas Gomery, *Who Owns the Media: Competition and Concentration in the Media Industry*, 3rd ed. (Mahwah, NJ: Erlbaum, 2000).

Cook, Timothy E., *Governing with the News: The News Media as a Political Instit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Glasser, Theodore L., editor, *The Idea of Public Journalis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9).

Graber, Doris A., *Processing Politics: Learning from Television in the Internet A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Norris, Pippa, *A Virtuous Circl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s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age, Benjamin, *Who Deliberates? Mass Media in Modern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atterson, Thomas E., *Out of Orde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3).

Schudson, Michael, *The Power of New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Tillinghast, Charles H., *American Broadcast Regulation and the First Amendment*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0).

Wilhoit, G. Cleveland, and David H. Weaver,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in the 1990's: U.S. News People at the End of an Era*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1996).